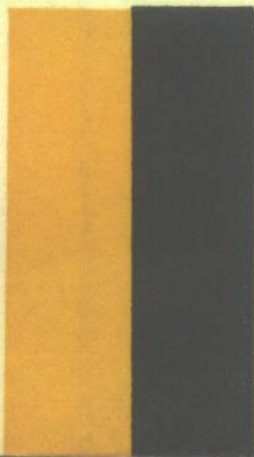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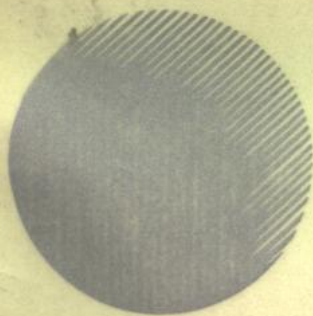


比较政治分析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需要多
维的视野和崭新的知识结构。《新
学科丛书》以全方位的态势和准
确、快速的信息，向您展示当代国内外引人注目的
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



新学科丛书



比较政治分析

王沪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装帧 沈蓉男

·新学科丛书·

比较政治分析

王沪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7,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书号 3074·792 定价 2.30元

《新学科丛书》前言



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腾飞。

腾飞的年代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知识。

当代知识体系已呈现出多彩的态势、全新的格局——现代科学日趋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结合，出现了许多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

我们正面临着知识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新学科丛书》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我国的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有目的地、通俗地介绍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各门新学科。

《新学科丛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力求用新思想、新材料、新形式、新语言，提供丰富的新知识和新信息，以帮助人们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掌握科学方法，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服务。

编 者

自序

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比较的。只是各人的分析理论不一，比较向度相异。

当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事实：世界上万事万物均在一一种生态——生长的动态平衡之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也不出其右。它们在一种生态——生长的关系之中形成和发展，也须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分析。我将此一观念具体化为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透视。因而，本书的比较分析有两个基本的向度：一为纵向的比较，从古往今来人类历史的生生息息中探索当代政治的结构格局；二为横向的比较，从当今人类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政治中寻求政治的规则关系。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提供一些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或许这个目标是一种奢求，但我愿意尽力而为。

在众多的政治现象中，我选择了十大领域：1. 政治时代——分析当今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基点，以及政治时代的政治的特点和特征；2. 政治国家——分析作为社会公共权威的国家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发展；3. 政治形式——分析古今各种政治形式的成因和差异；4. 政治过程——分析各种政治体系中政治活动的动态过程，作为静态分析的对应；5. 政治决策——分析政治体系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机制与过程；6. 政治文化——分析不同的社会在政治信仰、感情、价值和理想上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7. 政治思维——分析当代政治生活在人

类思维领域中引起的波澜,及人类思维对政治价值的思考;8. 政治发展——分析各政治体系进一步发展和演进的道路和目标;9. 政治世界——分析由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政治活动和关系;10. 政治科学——分析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向及社会作用。在全书中,这十个领域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每个部分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框架。社会政治活动错综复杂,仅本书的十大领域不可能将其穷尽,只能概括其中的大端。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的体系是一种宏观政治学。

在书稿付梓之际,我想到曾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热忱帮助的人们:陈其人教授、王邦佐副教授和孙关宏副教授在我的研究中给我诸多有价值的启发和建议;我的妻子周琪首先阅读了书稿并作了多项斧正;陈芳和马琼等人代我誊清了全部稿件,劳果甚多;系里的研究生林尚立精心整理了全书的参考书目,锦上添花;研究生王元校读了全部书稿,剔除纰漏;系资料室和办公室全体人员向我提供了种种便利;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编辑室陈军同志的帮助,在此亦致以谢意。

动笔之前,心情惶惶;完稿之后,依然惶惶。本人谫陋之处,尚祈学人指正。

王沪宁

1986年6月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目 录

自 序	1
1. 政治时代	1
1.1. 政治化的人类——1.2. 历史的力量——1.3. 政治共同体——1.4. “政治动物”——1.5. 政治的逻辑——1.6. 政治内涵的变化——1.7. 无政治境界——1.8. 政治时代的使命	
2. 政治国家	34
2.1. 巨型国家——2.2. 经济化的国家——2.3. “无国家政治系统”——2.4. 国家与公共职能——2.5. “反国家主义”——2.6. 未来的憧憬	
3. 政治形式	59
3.1. 政治形式博览会——3.2. 历史的因素——3.3. 比较的框架——3.4. 君主政制的衰落——3.5. 民主共和制的兴起——3.6. 社会主义的变革——3.7. 发展的多样性	
4. 政治过程	91
4.1. 动态政治学——4.2. 开放的政治——4.3. 利益确定过程——4.4. 利益实现过程——4.5. 政党现象——4.6. 利益集团——4.7. “多元主义政治”	
5. 政治决策	127
5.1. 决策时代——5.2. 决策增殖——5.3. 决策形成——	

5.4. 决策倾向——5.5. 决策效能——5.6. 决策模式	
6. 政治文化	155
6.1. 观念变革——6.2. 差异的根源——6.3. 复杂的结构——6.4. 历史的综合——6.5. 无形的力量——6.6. 政治社会化——6.7. 政治熔炉——6.8. 特殊的功能	
7. 政治思维	192
7.1. 人与社会——7.2. 非意识形态化?——7.3. 思维的结构——7.4. 异化; 西方分析——7.5. 生存; 第三世界分析——7.6. 当代社会与理性——7.7. 现实的挑战——7.8. 命题的超越	
8. 政治发展	228
8.1. 人类面临发展——8.2. 社会的一对孪生体——政治与经济——8.3. 政治发展的结构——8.4. 政治模特儿——8.5. 政治不发展——8.6. 政治不稳态——8.7. 政治发展的道路——8.8. 神圣的目标	
9. 政治世界	264
9.1. 全球村宅——9.2. 国际系统——9.3. 多元的主体——9.4. 国力的构造——9.5. 民族国家的命运——9.6. 世界政府——9.7. 未来世界	
10. 政治科学	297
10.1. 世代的梦幻——10.2. 学科化的洪流——10.3. “行为主义革命”——10.4. “新的革命”——10.5. 五大趋向——10.6. 腾飞的基础——10.7. 神圣的职责	
主参考书目	325

1. 政治时代

1.1. 政治化的人类

1986年1月28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定于这天升入太空。上午11点38分，“挑战者”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点火腾空。一分二十秒钟以后，发生了美国宇航史上、也是人类宇航史上迄今为止最令人悲痛的惨剧：“挑战者”号突然发生爆炸，旋即化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坠入大西洋，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罹难。当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沉浸在惊诧、悲痛、疑惑和遗憾的情绪之中时，当世界各地的电视机屏幕中反复播放着航天飞机爆炸时惊心动魄的录像镜头时，我们发现，人们已把这场灾难看作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致里根总统的唁电中说：“全世界都将为在开拓人类知识边疆过程中的这一悲剧性的牺牲而万分悲痛。”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致里根总统的电报中说：“为进步人类作出如此沉重的贡献，一向是勇敢的人们、新世界的开拓者的命运。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人类的前进。”我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致电美国总统：“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贵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

只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人们才有了如此强烈的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朝夕相处的整体的概念，更加懂得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对人类来说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考验，因而能够

更多地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每个地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为认识人类以外世界的奥秘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在这种充满憧憬的雄伟努力中献身的人们，得到的是整个人类的敬慕。

这里表明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进步的状况：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人类化了。

人类不仅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知晓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事变，而且更能在心中引起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崇高与卑贱、现时与未来、前进与倒退等深刻的理性和感情的共鸣。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人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人类概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弘大。非洲热带丛林之中的土著居民、北极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南美深山老林中的印第安土著人、欧美灯红酒绿中的“文明人”，都被历史卷入到人类的滚滚洪流中来，都被卷入到世界的滚滚洪流中来。

但是，单有这一个概念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是不够的，那只是一个人与人云集、人与人感应、人与人离异、人与人结合、人与人争斗的世界的抽象概括。更为重要的概念，则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是一个“政治化的人类”。

政治充满了人类的生活。请看一下登载航天飞机惨剧消息的同一份报纸的其他标题：《今年十月的六中全会将就十三大议题作出决定》、《国务院确定建设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执法必须从严》、《律师更要依法办事》、《柬抵抗力量深入内地加强攻势》、《塞拉利昂总统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巴基斯坦组成新内阁》、《韦斯特兰公司政治风波基本平息》、《两伊互相空袭对方军事营地》……在一张报纸上，有关政治的消息每天几乎总要占去许多篇幅。世界上每时每刻都会产生令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风云变幻：海地不可一世的总统杜瓦利埃被迫逃离海地，法国反对党抗议社会党开设电视第五频道，苏联间谍从希腊逃到美国要

求政治避难，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一片抗议声中乘坐美国军用飞机飞离菲律宾，新西兰因禁止载有核武器的军舰进港与美国发生摩擦……如此等等。正象中世纪曾是一个漫长的神学时代，人类是神学化的一样，现时代的人类则是政治化的，至少在目前阶段，人类尚不能摆脱和超越政治。政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

强调人类的总体观和人类的政治化，并不意味着人类和政治这两个概念的单纯的结合，因为政治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把整个人类都包罗进自身的。政治扩展反映了历史上不可阻挡的物质运动的进程。马克思说：“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① 政治在这种物质运动的挟带下拓展了活动疆域，并且呈现出压倒其力量来源的物质运动的假象，以致不少热衷于在政治研究领域自由驰骋的文人墨士、党魁政客结果不是弄得晕头转向，山穷水尽，就是疑虑满腹，自欺欺人。关于这一点，以后本书将经常谈到。

政治化的人类，并非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这个观念至少意味着这样三个前提：

第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命运日益与政治相结合。我们的时代一个非常富有魅力的口号是：生存和发展。不仅穷困的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丰裕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层次上也面临着共同的课题。能源、粮食、资金、工业、贸易、环境、教育、科技、文化、健康、卫生、社会、民主、法律都日益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12.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成为现代人类生存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中，这些条件和活动都与政治紧密相关。政策选择、政府活动、政治模式、政治路线、政权更迭，不仅只是上层建筑中的变化，而且与前述各项条件和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变动，不再是十六世纪朝廷中的易主换人，而关系到人类生存条件和模式的变化。西方社会中各种政治模式的你来我往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它们各自漂亮的许诺，而在于社会对各种政治对自己生存条件可能带来的变化的判断。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年内乱的风风雨雨，对此更有切肤之感。把政治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是历史教给人类的真理。

第二，整个人类的政治活动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体系。人类正在形成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兴盛展现了这个前提最坚定的论据。今天，任何一个地区的相对重要的政治活动都会引起其他地区政治共同体的连锁反应。例如，1985年，面对菲律宾出现的政局动荡，世界许多政府都紧张地调整政策，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指责性的声明，欧洲共同体国家也做了类似的反应，日本希望能和平解决冲突，等等。这里面，用旧时代的观念看，远在欧美的国家没有必要如此神经过敏。但是，在政治时代，问题就截然不同。出于对人类政治的共同意识，出于寻求自己在人类政治中的有利地位，人们必须要讲明和显示自己的政治观念。有此共同意识，联合国才会多次以近一百票或一百多票的压倒多数票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在现时代，“门前雪”只是政治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政治属于人类共同的问题。

第三，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类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问题。曾几何时，社会福利、老年人赡养、幼儿教育、交通运输、营养、环境保护、健康、娱乐都成了当代政府主要的政策范畴。在当代社会中，

任何领域的问题，很快都会从自己狭窄的地段中走出来，上升为政治问题。从宏观上说，七十年代发生的能源危机，立即成为各国政府为之焦头烂额的难题；八十年代非洲大陆的粮荒饥馑，成了各国政府疲于奔命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无疑列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榜首。从微观上说，一名微不足道的劫机者的去留会影响两个泱泱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试管婴儿这一现代科学技术的智慧之花会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关注；安乐死和优生学正在逼迫许多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新的法案。现在，一切问题都走向政治，因为政治具有解决一切问题的条件。

这个时代的人类是政治化的人类。

1.2. 历史的力量

人类的政治化不是任何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任何“神”创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历史才能以这样气势磅礴的千钧之力，将政治推向全人类。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力量有最为深刻的认识。恩格斯以其雄伟的气魄表述了历史长河滔滔不绝的伟大进程：“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 历史的力量应当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是人类本身活动的力量。但它绝不是人类任何一种活动，而只能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这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摧枯拉朽的力量。

公元前 325 年左右，一位年轻的斯塔吉拉人开始在古希腊的雅典崭露头角，这个人就是古希腊成就辉煌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后代人有时把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称为“亚里士多德奇观”。组成这个奇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他的一部名著——《政治学》。《政治学》被公认为是人类政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根据一百五十多个古希腊城邦的有关材料，写出此部著作。在两千多年前，这的确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创举，也的确把握了那个时代古希腊人的政治脉络。然而，从现代人类政治活动的规模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能只能划入市政学的范围。因为那时的政治概念实在太狭窄、太小了。历史的力量早已将它扩展到亚里士多德无法设想的地步。

这里表明的事实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大大拓宽了。古代的政治概念，源自于 Polis 一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所谓城邦，指的是一个城市连同周围一片不大的乡村区域。在所有城邦中，雅典城邦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面积有一千平方哩，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纵横百里的县。其他城邦的平均面积只有七十平方哩，相当于纵横二十五里。^①那个时候谈论政治，充其量只能扩及到周围一些有限的地域。当然，要求古代贤者们具备今天这样的全球性的人类观是一种苛求。

历史地分析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可以发现，人类政治的发展有两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政治从无到有。《古代社会》的作者恩尔根说，人类治理自身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古老的原始社会中存在的社

^①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页。

会组织，以氏族、胞族、部族为基础；另一种是政治组织，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自然，论证第二种形式时倘加上公共权威的设立就更完善了。第一次飞跃指的就是人类治理自身的形式从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摩尔根断定只有“天分极高”的人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把古希腊的克莱斯瑟尼斯认定为第二种形式的创建人。公元前 509 年，克莱斯瑟尼斯把阿提卡（雅典）划分为各级行政区域，设立各级政权机关，在整个雅典设立了政治国家，即元老院、公民大会、阿里奥帕左斯院、若干执政官、法官、选举产生的陆海军司令官团体。氏族、胞族和部族的传统权力被冲垮和打破，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已退居二线，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公元前 576 年左右，罗马军事民主制第六代酋长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依照希腊雅典国家公元前 594 年梭伦改革的榜样，制定了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应该说这个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如果说这就标志着政治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那显然是把第一次飞跃的时间大大推迟了。

历史表明：在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几个地方，政治早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存在时间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号称万国，早有“夏后氏百官”之说。商汤灭夏以后，商朝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延续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十七代，三十一王。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灭商，成立西周，时经公元前 1027 年至公元前 771 年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据说称臣的共六百余国，可谓政治发达。政治形式的产生远远早于古代希腊罗马。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吞并战国、海内为一”，建立起完整的政治体系，设三公九卿，实行郡县制。这套制度如不完备，岂能大体不变地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古代埃及在公元前四千多年时古王国就存在了，第四王朝一度达

到鼎盛状态，公元前 1600 年成立新帝国，有完整的政治形式。差不多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地区就出现了苏美尔帝国、萨尔贡帝国、阿卡德帝国。公元前 2100 年，巴比伦帝国的统治者汉谟拉比王的统治也要比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形式出现早一千五百多年。公元前 1000 年，印度河恒河流域也建立了几十个国家。^① 如上种种，说明人类政治的起源要早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同时，应该看到，这第一次巨大的飞跃是在世界隔绝的各个地方自生自长的。隔绝状态使人类不了解其他地域的情况，政治是在各地物质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自行产生的。世界文明古国都先后发生了第一次飞跃。

第二次飞跃是政治的人类化。人类虽然早就尝到了政治的滋味，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政治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化的政治。政治只是狭隘的、地区性的和有限的政治。形成这一状况有三个原因：（一）当时具有政治概念的民族及其地区是十分有限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地区外很多地方还处在第一种形式之中，有的甚至连第一种形式都没有。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指出，在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活纷纷扬扬时，大洋洲诸岛尚无人居住，新西兰是荒芜的，当地最高级的生物是一种现在已经绝种的形似鸵鸟的恐鸟和小小的无翼鸟，北美洲的部落与世界完全隔绝，^② 非洲也一样。（二）已经萌发政治意识的民族和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隔绝的，只有欧洲和其隔海相峙的非洲和亚洲地区有非常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多少来往。（三）已经萌发政治意识的民族和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活动地域有限，中国、印度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

① 杭州大学历史系编写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2 页。

②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1—94 页。

前很少涉入世界。与今天我们一个小学生所具有的世界和人类的概念相比,这个范围也未免显得太小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打破这三种状态,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政治。

这种状况是从十五世纪开始被逐渐改变的。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过程大致延续了四、五百年的时间。要改变这种状况必然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当时有什么东西能形成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致在今后的几百年中推动人类社会冲破了一切自然障碍和人为障碍,日益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这个力量就是突破旧世界枷锁的新的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强大的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使一种新的观念迅速从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几个小城市扩展到整个世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探险和暴力的方式开始了其联结世界各大陆的过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0年,达·伽马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三次航行,沟通了欧、亚、非、美四块大陆。他们拉开了世界事务人类化的序幕。人们常常记住马克思的这样一段名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①“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②这句话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真正的“人类编年史”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书写的,虽然它充满着血和火的残暴行为。在这之前,有的只是区域性的编年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花了差不多两页的篇幅来论证这一过程的历史地位。建立世界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和第783页。